

戈雅作品

幻想，有无限的天地

——关于戈雅、关于卢梭

王 林

在十八世纪至十九世纪西班牙画坛上，戈雅（Francisco José de Goya）是一颗孤独而灿烂的星辰。他以极其多产而又风格多变的创作影响了后来的浪漫主义（如德拉克洛瓦）、现实主义（如杜米埃）、印象主义（如马奈）、以及象征主义和表现主义艺术。

戈雅的绘画才能是惊人的，他几乎在整个绘画领域都有卓越的成就：壁画、天顶画、架上油画（从肖像画、风俗画到历史画），然后是插图、石版画和铜版画。他的作品触及到了激动十九世纪人类的各種基本问题，创造了无数令人难忘的艺术形象和新颖、尖锐、有表现力的艺术语言。在戈雅之前，艺术从未如此强烈和全方位地反映过当代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以及各种事件的生动联系，也从未如此强烈和深入地表现过内心世界的激越、动荡、阴郁和紧张。戈雅的艺术孕育着艺术形态将要发生的裂变和多种可能性，它是新世纪诞生时精神阵痛的前兆。

戈雅 1746 年出生于阿拉贡一个手工业者的家庭。习画之初对委拉斯贵支、提埃波洛等西班牙画家做过认真研究，二十多岁时曾游学意大利。早年创作以壁画和壁毯为主，作品热情奔放，色调明亮而欢乐。在 1789 年被任命为宫廷画家前后，他创作了大量描绘生活场面和刻画人物肖像的架上作品。其肖像画创作发扬委拉斯贵支优秀传统，庄重、克制、不违格套却能直取真实：在高傲中显示卑劣，在卑微中显示高贵。不论是凶狠的帝后，还是愚蠢的皇族，不论是聪慧的艺人，还是热情的少女，他笔下的人物都有西班牙人精力充沛、血气旺盛的民族特征。尤其是那些追求真实性以至近乎漫画的宫廷肖像，证明了画家的正直、独立和鲜明的爱憎，也炼就了他把民主思想、反抗热情寓于绘画的能力。

作为现实主义画家，戈雅的一系列作品反映了世纪之交西班牙的历史生活，从政客的贪婪、贵

族的腐朽、教会的反动到侵略者的凶残，从社会的愚昧、百姓的痛苦、妇孺的悲惨到革命者的牺牲，种种景象无一不呈现在戈雅充满批判性的作品之中。而作为一个浪漫主义画家，其创作则越来越倾向内心化，借助想像与幻觉，他的作品充满梦魇、鬼怪、巫女和魔化的动物，这些形象的创造表明他是一位博施式的天才。戈雅创作的主观化甚至体现在他的历史题材作品之中，如《1808年5月3日夜间的起义者被枪杀》，其光影色彩的处理，以黑白调子的紧张对比造成基调，突出的轮廓线，大胆的夸张及不合解剖学的形体处理，使作品充满了激烈、动荡、愤怒的情绪性。

戈雅艺术的价值首先在他同时引动了十九世纪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两种互相分离的艺术倾向，并且以一生的创作预示了艺术从外向内的转移。特别应该指出的是，他在创作过程中日益深入“怪诞”这一特殊的审美领域，由此而影响到更加后来的艺术。他的版画作品和晚年的居室壁画，充分表达了人类精神不可消除的紧张和不可调解的焦虑：邪恶与善良、罪恶与正义之间不息的冲突，这种冲突不仅普及社会而且深入心灵。对精神而言，“怪诞乃是疏离的或异化的世界的表现方式”，它是对荒诞历史充满智慧与痛苦的褻渎，“乃是意图去除和驱逐世界上一切邪恶势力的一种尝试”（沃尔夫冈·凯泽尔）。

作为绘画领域中的启蒙主义者，戈雅在当时非常孤立，但正是这种孤立保持了他精神上的独立性，使他能够用另一种眼光来审视黑暗阴郁的世界：象一颗启明星，孤独、坚定，提示着新世纪的来临。

II

1908年11月的一个夜晚，在巴黎被称为“洗濯船”的艺术家公寓中毕加索画室里，举办了一场以卢梭为主宾的晚会，诗人阿波利奈尔即席吟诵了这样的诗句：

“我们为祝福您的荣誉而聚集一堂，
为赞美您，我们饮下毕加索斟满的美酒！
一齐高呼，万岁，卢梭万岁！”

颂词有点夸张，晚会也多少带着戏谑的情趣。但一个无师自通的艺术家的终于受到巴黎画界另眼相看的重视，却是事实。

H·卢梭生于1844年，卒于1910年。他在世的56年是印象派风靡画坛，“印象派之后”成就卓著，野兽派和立体主义开始萌动的时期。艺术和艺术的变化是当时巴黎人文化生活的中心，身处圈外的卢梭要得到画界的承认是颇为不易的。卢梭早年当过兵，做过近二十年海关职员。象所有的业余画家那样，对大师之作和沙龙画展充满敬意。他曾在卢浮宫临摹名作，并用特有的方式

训练自己描绘对象的能力（画人物肖像时常用尺子来测量五官人体的比例）。但卢梭听凭心灵作画的天性使他永远学不会学院派臻于完善的技法，幸好是这样，不然现代艺术史便失去了一位真正的天才。艺术毕竟不是技术的堆砌，它更需要天真和纯朴，而这些东西恰恰是卢梭最富有的。

卢梭作画出于天然的敏感，所谓天然，即近于儿童和原始心态，世界呈现于他是知性的、特征化的和自我中心的。既不是成年人眼睛所看到的那个样子，也不是学院派所规定的那种表达。所以你看卢梭的画，人物、树叶、花朵大多是正面排列的，给人亲切贴近之感，仿佛世界就环绕在你的周围，自然而然地显现着事物的本性。不是你作为一个外在于对象的人，一个孤独的存在者，在冷峻、漠然地观察世界。正是从这种人与世界亲密无间的暧昧的关系出发，卢梭在自己的作品中不拒绝任何能够引起新鲜之感的对象，从草木禽兽到巴黎街景。他是最早把埃菲尔铁塔、飞艇、曼陀罗琴之类的东西纳入画面的画家。卢梭尊重自然和现实，但这种尊重是心灵化的。他眼底和笔下的世界充满幻想性质，带着万物有灵论的神秘。不论是花草树木还是人物动物，都似乎被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力量所控制，那种怪异的造形，那种凝固的动态，那种静穆的境界，我们只能在梦中与之相遇。卢梭作品给人的印象不是快意的而是异样的，其间隐藏着冥界的悄然的恐惧。他最杰出的作品如《睡眠中的吉普赛女郎》（1897）、《弄蛇女》（1907）和《梦》（1910），为我们勾画出了超验世界的永恒的魅力。

卢梭的创作既是天真的，又是严谨的。他有一种特殊的构造能力，能够把对象组织在一个复杂而又单纯的构图里，然后不分远近主辅地逐一加以饶有兴趣的描绘。这种描绘能够让人感受到身心投入的专注和虔诚，这对于画家来说乃是最重要的。尽管他经常用物体的固有色来比照笔下的色彩，但总能把各种鲜艳的颜色统一在暗绿色或深褐色的调子中。其稚拙的技法和返朴归真的心态是完全吻合的，而技法正是在表达心态时才具有了意义。卢梭的素朴主义给后来的西方绘画以重要影响，降低群体规范的技术性以凸现个体精神的主动性，成为不少现代艺术家的追求。不仅如此，卢梭作为早期的幻想型画家，还引发了包括超现实主义在内的主观主义艺术的兴盛。

艺术在今天已变得花样百出，日新月异，但我们看卢梭的画，仍然有说不出的兴趣。这大概是因为人总忘不了原始的纯朴和童稚的天真，在越来越精致，也越来越虚假的文明中忍不住回首频频。看来古代哲人的话永远是有意義的：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

一九九三年十月二十五日

于四川美术学院桃花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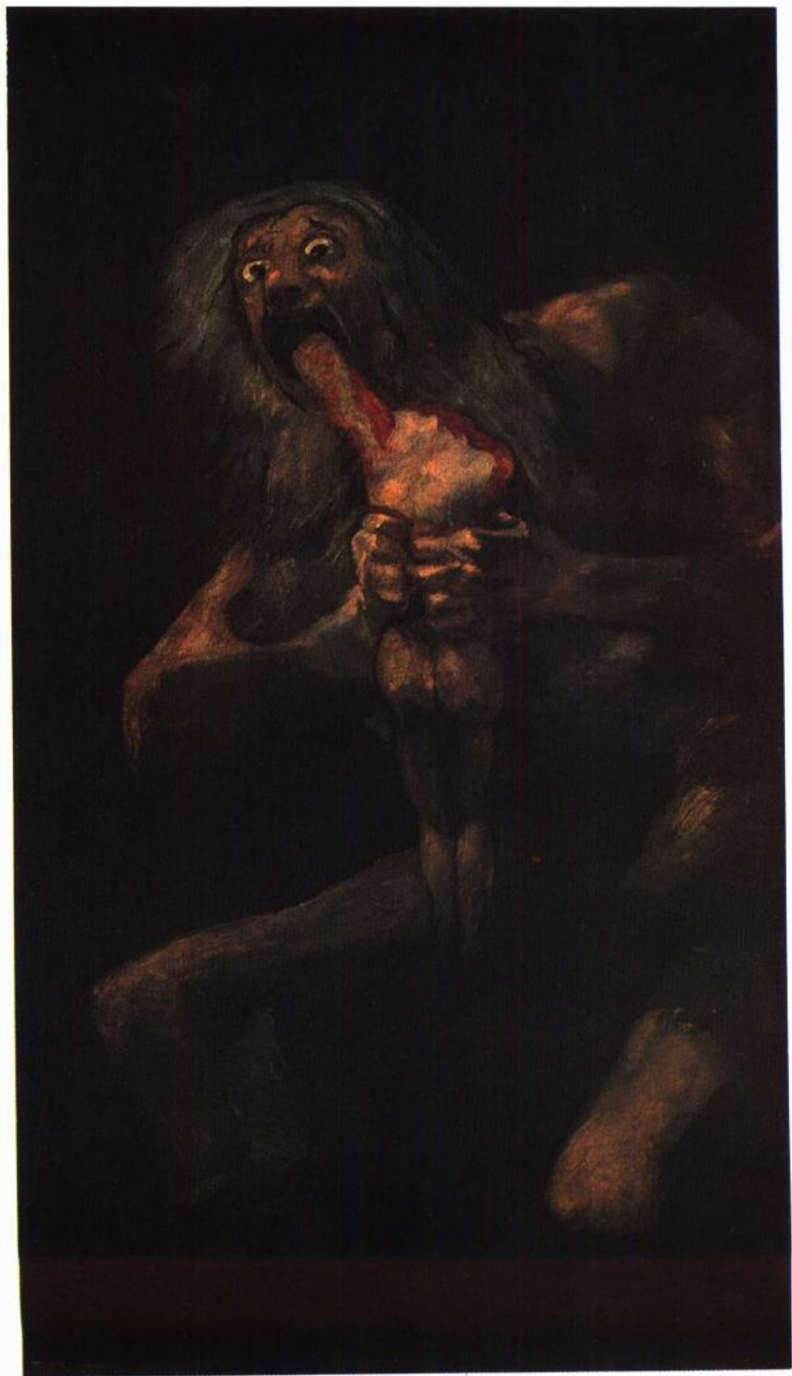
1 自画像

1815 年

46×35cm

布面油画

177. T



2 农神吞噬他的儿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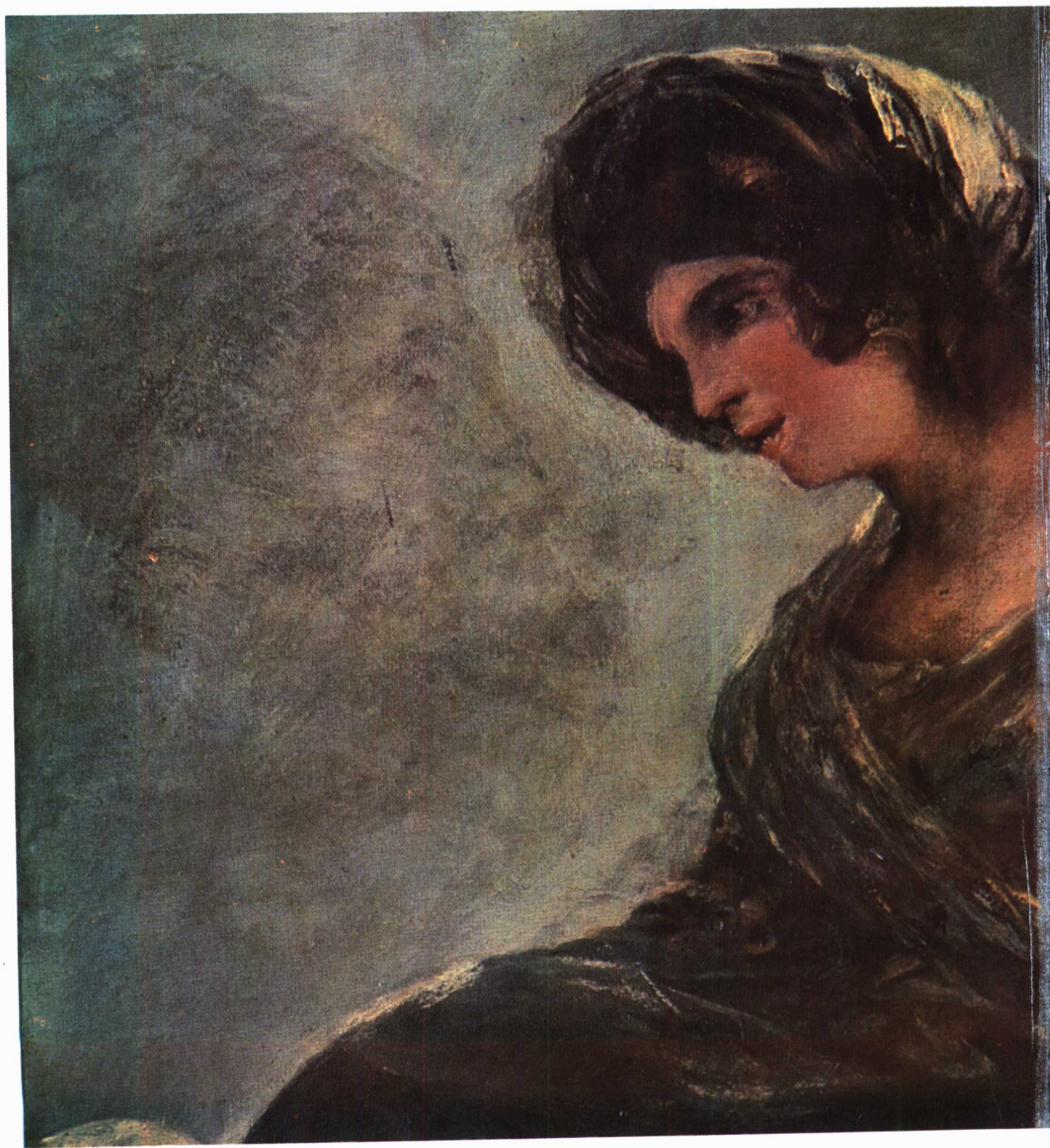
1821—1823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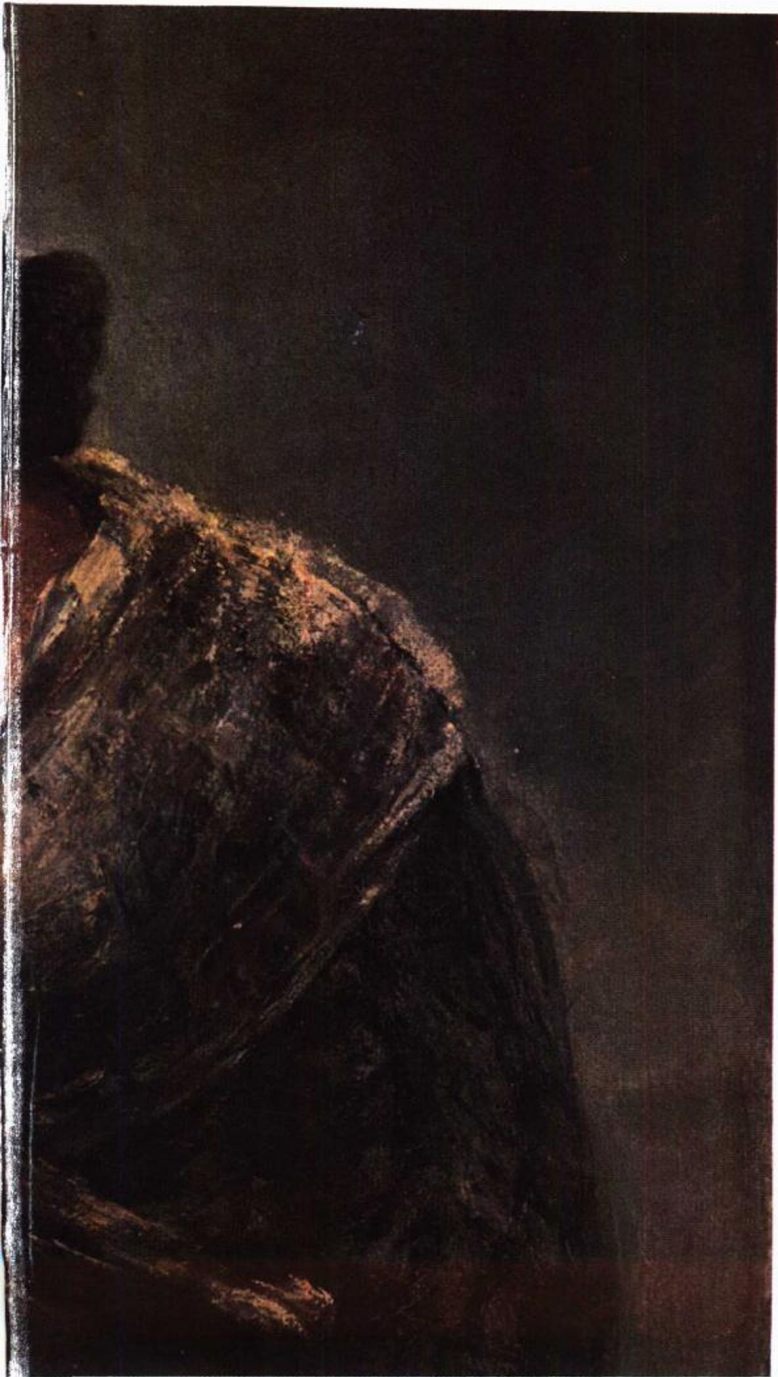
146×83cm

布面油画

3 农神吞噬他的儿子局部







4 波尔多的挤奶妇局部

1927 年 74×68cm

布面油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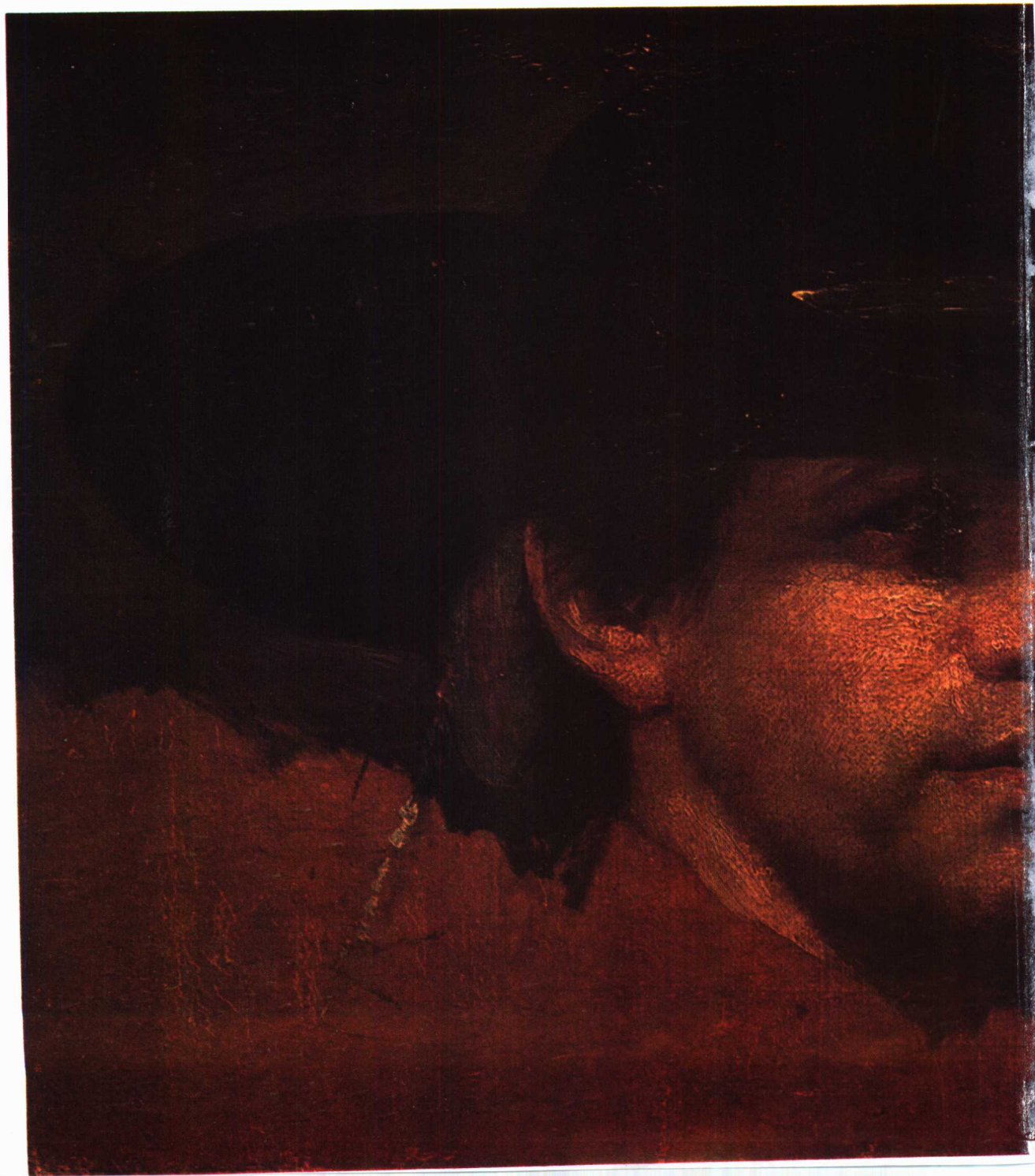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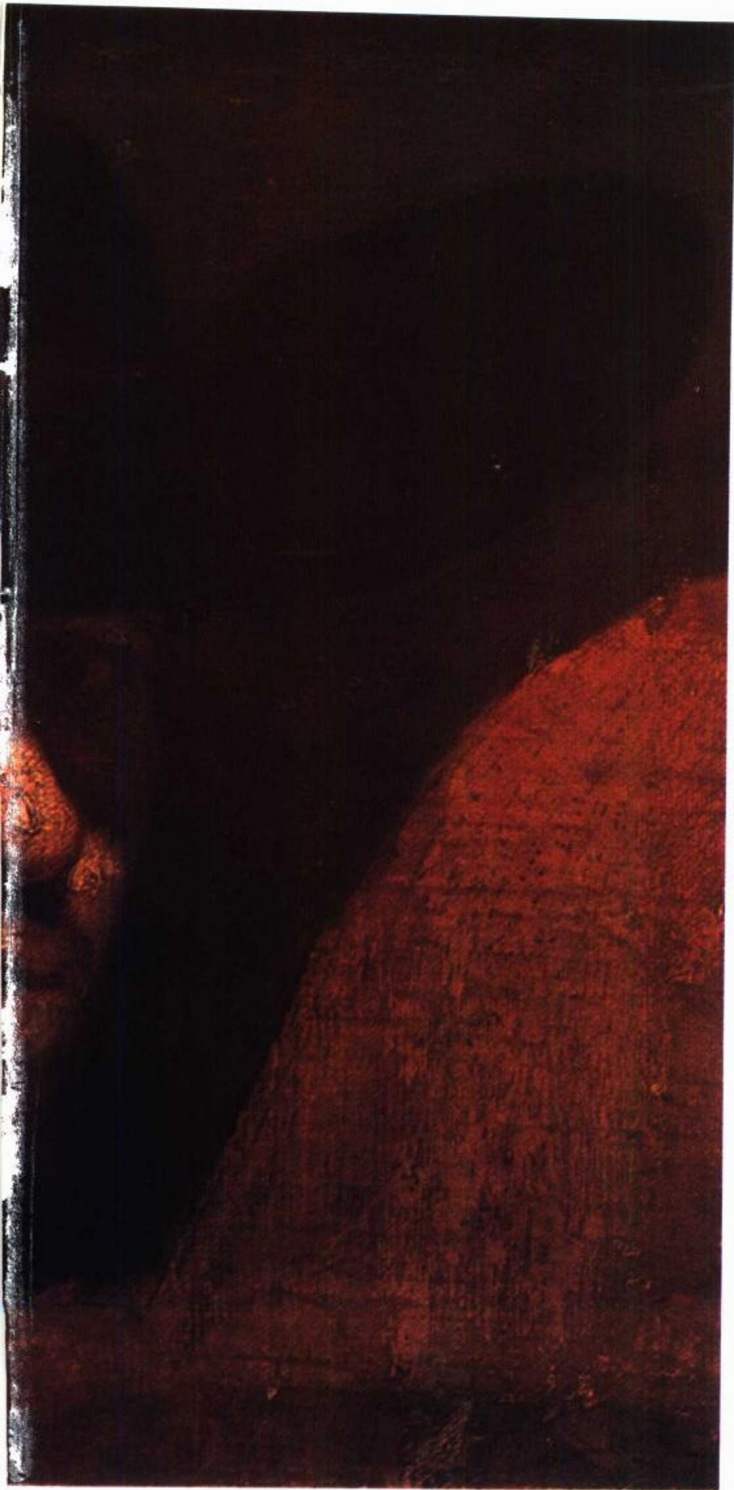
5 波尔多的挤奶妇

6 自画像 (37 岁)

1783 年 86×60cm

布面油画





7 自画像

1773—1775 年 32×43cm

布面油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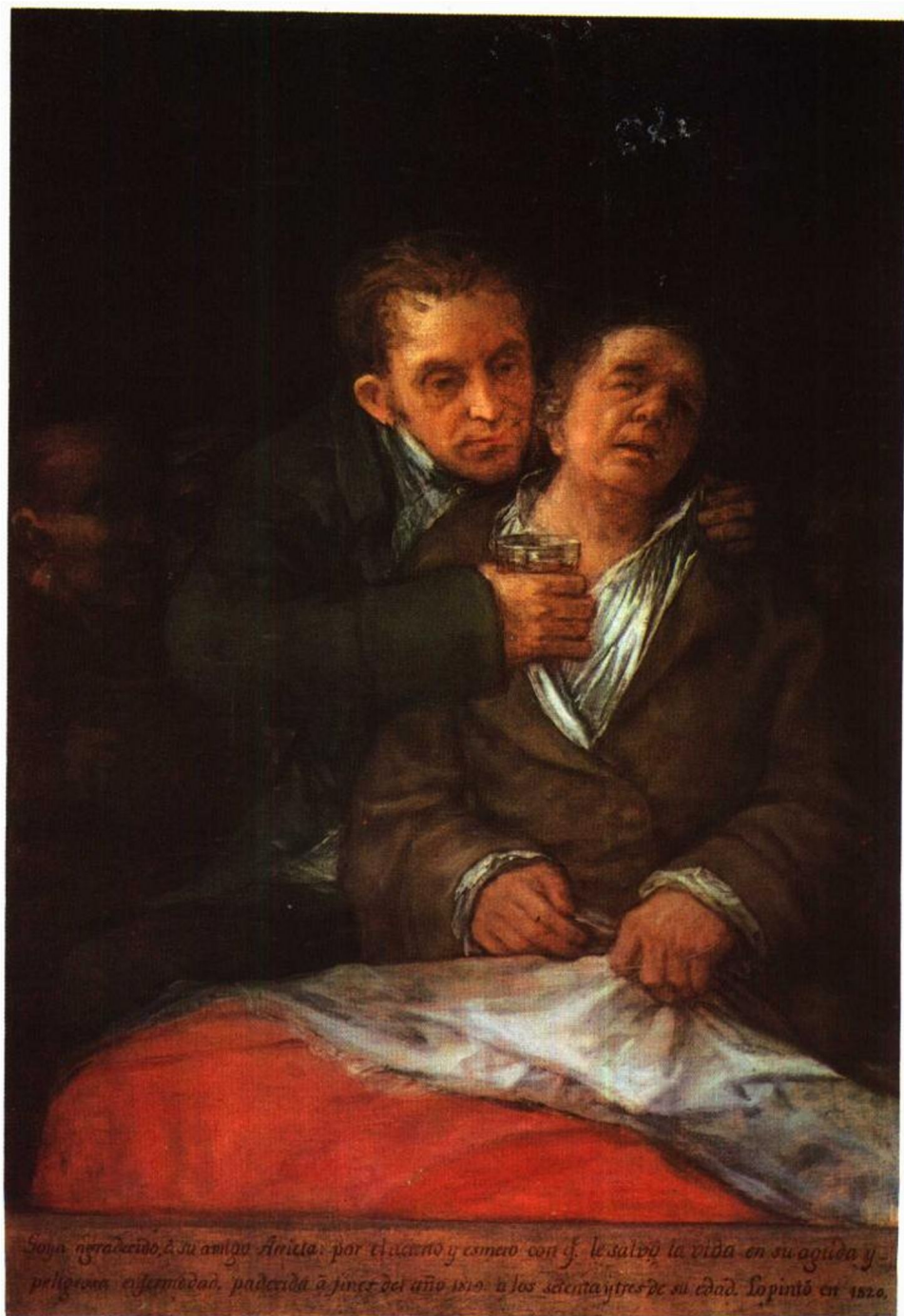
8

自画像

1797—1800 年

63×49cm

布面油画



9 戈雅和医生阿里亚塔
1820年 117×79cm
布面油画

